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新华秘记

许指严◎撰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新华秘记

许指严◎撰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华秘记/许指严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39 - 9

I. 新… II. 许… III. 袁世凯(1859 ~ 1916) - 生平事迹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61 号

---

书 名 新华秘记

撰 者 许指严

从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 任 编 辑 张荣国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5/8 插页 2 字数 84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39 - 9

定 价 14.00 元

---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组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 整理说明

许指严，名国英，江苏武进人，熟谙清廷掌故及民初政坛轶闻，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著作甚多，都属于稗官野史之类。

《新华秘记》前后编，1918年由中国书店局初版发行，书中详记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各种轶闻及其私人生活。据作者自述，当袁氏称帝时，他正患病，不在北京，“不复亲睹内幕”，袁世凯失败之后数月，他才来到京城，开始对这一历史的丑剧追加记录，于是在“友朋设宴之余，里巷传布之末，经过遗台老树，或泥爪宛然，偶读断简残编，亦征信未远”，“掇拾丛残，绩此袜线”。书中所记袁氏的官场秘闻、私人轶事和家庭生活细节，虽得之于社会传闻，里巷琐谈，但当时的北京人对此记忆犹新，有些人还身预其事，因此这些传闻琐谈，其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大多可与历史事实参证。蒋抱玄在序文中称赞它是“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与坊间行本宫闱秘史等，有天壤之别”。书中某些具体情节的描写，出于作者的发抒，迹近于小说，虽不能尽据为信史，但却忠实地反映了当时

民间对袁世凯的憎恶情绪，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舆情。作者文笔流畅，注意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刻划，尤其是对袁世凯的权诈、桀黠、残暴、阴险以及对洪宪帝制推波助澜的各种人物的记述都颇为生动，读来饶有兴味。

今由顾菊英选录有关帝制部分，整理刊出，以供参考。

## 目 录

整理说明 .....	1
蒋序 .....	1
俞序 .....	3
吴序 .....	5
自序 .....	7
瘦马阴谋 .....	9
小王爵 .....	15
京津兵变 .....	20
修改新华宫 .....	24
皇室迁居议 .....	29
筹安会里幕 .....	32
国民推戴书 .....	40
救国储金 .....	43
大典预备处 .....	48
七十万金之龙袍 .....	50

金匮石室	55
六君子	59
魏文帝与陈思王	67
招待伟人	71
石家庄惨剧	73
张方案索隐	77
御弟革命	83
武义亲王	88
小凤仙	91
皇侄	96
十三太保	101
陆屠户	109
财神	116
女子请愿团	120
女官长	124
国民代表活剧	128
乞丐请愿团	133
停止兑现	136
喜日纪念	139
女伟人	145
谋杀黑幕四则	150
居仁琐薄	157
春藕志闻一则	165

## 蒋序

天气新凉，晚风拂拂，豆棚瓜塍间，聚二三野老，纵谈往代事，虽支离怪诞，无实录可稽，而士君子恒乐听之，耳或为之眩，神或为之迷，非习于妄也。其所言多系于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故搜古家遂从而揣摩之。夫以野老家言，荒杂不经者，而耐人寻绎犹是。则夫士君子本其窥察治乱兴亡，挽救人心世道，与其探索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所学，融创见创闻，著为成书，以饷此之好奇者，其人手一编，可断言也。世界进化，蒸蒸日上，而国家社会上之活剧，亦愈演愈奇，几入于不可思议之一境。特非亲加搜索，则传见传闻，不足据为实录，其荒诞乃等诸野老。既搜得矣，而或拙于为文，描摹难于尽致，无引人入胜之能；或工为文矣，又疏于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不足以鉴古，不足以惩来。故吾以为国家社会之活剧，非善为文者不能写，更非邃于史者不能工也。许子指严，兼此二长，久客春明，搜罗以富。其近著《新华秘记》，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与坊间行本之宫闱秘

史等，有天壤之别。士君子苟取而读之，既以扩见闻，更以征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吾知焚香读经，下酒读史，此味不让前人也。于其行世之日，为志数语于耑。

民国七年八月，会稽蒋抱玄著超氏识于海上著庐

## 俞序

今之世界，一权术之世界也；无权不得以眩时，无术不得以济时，此非吾愤激之词也。共和告成，于兹七载矣。触于目，刺于耳，镌于心肺者，非权术二字为之颠倒错乱者。袁氏以推倒清廷为己功，南面而称总统，此袁权术之精进也。综计袁氏一生，无不运其权术，而一归之于诈。盖有权而有术，固皆所谓眩时济时之具也；有权而益之以诈，则必偾其身矣。嗟嗟！八十三日皇帝，仅博夫盖棺附身之死荣，权诈之极，抑何可悲可惨耶！吾人屈伏于专制淫威之下，凡有血气者，莫不愿共和成立，得以一伸吾气。袁氏即利用此民气，济之以权术，创逊位之名义于前，抱九五之尊荣于后。其处心积虑，蓄之以二三年之阴谋，固欲一逞其君天下之宿抱也。吾人方日望其守誓养民，为共和之圭臬，适足为惯用权诈之袁氏一笑。所不能自料者，一死字耳，死则权诈亦无所为力矣！论者谓袁之称帝，实祸起于家庭，策划于肘腋。斯则吾侪乡曲之士，所未曾知者，第掬此权术权诈之区别，以为《新华秘记》之发凡耳。

七年秋，海虞俞天愤志于寓庐



## 吳序

上自国家大事，下迄里巷琐闻，莫不有记载之以供后人传诵者，是即所谓史也。然则史者，固所以使后之人士奉为圭臬，有鉴于前此之得失存亡，而以资借镜者，然亦未可尽信也。盖天下无真是非，有毁之者，亦必有誉之者，则记录其事，亦未必遂能公允。况处专制之世，一言不合，立遭惨祸，故凡属食毛践土之士，无不当倾其天王之圣明；即奉命以修史，亦必多方改窜，委曲求全，以符明哲保身之旨，其事之正确与否，固可勿必加问，则史尚真可信耶？且文人无行，自古已然，苟有啖以利者，恐趋之犹虞不及，何能若董狐之秉直笔以诛奸？譬诸扬雄美新，蔡邕德操，在其一身而论，固有知己之感，而誓竭尽所长以报。然设以此类人物修史，而勿淆乱黑白，颠倒是非，誉操、莽为尧、舜、禹、汤之流者，吾不信也。故正史之略者，转不若求诸野史。盖撰述野史者，与书中人氏，初无若何恩怨，仅知秉笔直书，殊不必故加以若何毁誉，斯则其事尤为可重，他日得辑入正史，而传诸万祀，亦未可知也。

试以今日之我国察之，豺狼当道，百鬼夜行，可谓举国无一完人。然而跋扈阴狠若袁氏，犹大有歌功颂德者在，则他日之无信史可观，固已明矣。是故有心之士，为抱杞忧，则故辑其事以为野史。虽体仿《秘辛》、《说苑》，未必得遂传诸于后，然其苦心孤诣，要亦足以传矣。吾乡指严先生，为仆父执，亦为近世俊彦，文坛健将，而出其余技以为裨官家言，亦已著作等身，洵有以夸《虞初》而赫《夷坚》者。史学一道，尤为所擅。近因受有种种感触，复退而执笔续野史家言。若《南巡秘记》、《十叶野闻》诸书，皆属煌煌巨制，与众特殊。一编既出，光焰万丈，要为历久不磨之作。今复以其近著《新华秘记》交本局刊行，于袁氏家庭及政府之种种琐闻，无不列入。结构之精，文词之雅，以较前作，且有过之，虽属野史，而即以当洪宪一代之信史观，亦无不可也。嗟乎！袁氏未窃位以前，席卷南北，睥睨孙、黄，固亦一世之雄。乃曾不刹那，身亡国灭，仅留此崔巍之新华宫殿，供后人之唾骂凭吊矣。而后来者犹方兴未艾，亟起直追，亦步亦趋，罔有顾忌。苟览及斯文，恐亦将有废然以返矣。则是书之作，又岂徒然哉。

中华民国七年相月八日，同邑绮缘吴惜偶撰

## 自序

国命不辰，迭遭颠沛，于是有操、莽者起而觊觎，不达时变，不知分量，行复肸肸齧齧〔𧇵𧇵〕，至伪造民意以欺天下后世。此洪宪八十三日之戏幻，所以遗羞神胄，腾笑友邦也。其事实大嵒，自有董狐秉笔者在。不贤识小鰥生，宁无其责。顾尔时既以病废，不复亲睹内幕。迨寄食国门，则海蜃之帝制，已先泯没者数月，憾吾迟晚，思有以弥之。乃友朋设宴之余，里巷传布之末，经过遗台老树，或泥爪宛然。偶读断简残编，亦征信未远。自托于《梦华》、《剪胜》诸家，掇拾丛残，绩此袜线，自惭无状，未敢以质大雅。会嗜痴〔痴〕同病者辱问偻及，用撮录之，遂成函帙。虽然，覩事丹彖，妄备乘牋，主铅旨有数者，亦不敢知，曰：此亦伤心人不得已之所为也。

夫时代沧桑，文章官样，读史者之恨，不于其文繁事简而于其失真。则下求之野乘，往往是非不徇，忌讳胥捐，而恩怨之左右袒又复若风马牛然，是则存真之可宝也。易世而后，云日共见，清浊攸分，固理势有当然者。乃或巧词脱过，只手蔽天。莽大夫往事无征，狗官儿故态复作。红丸、梃击之案

可翻，《燕子》、《春灯》之箋可谱。长袖善舞，何妨覆雨翻云；国破家亡，我辈富贵自在。特借禹鼎温犀，象此卢蓝秦削，是则锄奸之为贵也。黄袍加身者私室嬉笑，攀龙附凤者丑态难堪。袁公路称帝百日，郭彦威快活一时，乃复竭意铺张，任情淫纵。朱温遍乱张氏之室，禄山尽括河北之财。郿坞之金银器皿，劫夺易空；咸阳之钟鼓帷帐，一炬殆尽。以彼方此，尚为幸事。而多财厚亡，悖入悖出，天道好还，人心大快。其理固不可掩，其事罔不可稽。是则垂戒之当务也。神仙方士之录，识祖龙所以亡；西京十洲之记，覩汉武不足治。下逮秘辛、杂俎、外传、遗事、山海、迷楼可志，六郎、婉儿可传。月殿秋宵，则长生谱其私语；铜屏春色，则控鹤矜其秘闻。野史可补方书，拾麈亦充谈助。是则博闻之有资也。学殖既荒，珍斯敝帚而已。若夫安雅之彦，斥为淫哇；方闻之家，嗤以齐语，则又何说之辞。

高阳氏不才子指严